

<<沉默的大多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沉默的大多数>>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7232

10位ISBN编号：7561347235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小波

页数：4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沉默的大多数>>

内容概要

《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他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小波批评的对象有些还活得好好的。

而到今天，这些话语、这些思想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

我们从王小波的长盛不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还任重而道远。

王小波的作品一直盛行不衰，王小波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创造出属于他的美，这美就像一束强光，刺穿了时间的阻隔，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刚刚开始识字读书的青年的心灵。

<<沉默的大多数>>

作者简介

王小波，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1968年去云南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品学专业。

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后辞职专事写作。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无论为人，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其作品别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被人们广泛阅读、关注、讨论并引发了场持久不衰的（王小波热），王小波荒诞不经的想象力和妙趣横生的叙述方式一定会赢得更多的会心的微笑。

<<沉默的大多数>>

书籍目录

沉默的大多数思维的乐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知识分子的不幸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积极的结论跳出
 手掌心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论战与道德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极端体验我看
 国学智慧与国学理想国与哲人王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百姓·洋人·官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对中
 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人性的逆转优越感种种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肚子里的战争一只特立独行
 的猪椰子树与平等思想和害臊体验生活皇帝做习题拒绝恭维关于崇高谦卑学习班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高考经历科学的美好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我看老三届我为什么要写作用一生来学习艺术我的精神
 家园关于“媚雅”从Internet说起奸近杀欣赏经典我对小说的看法小说的艺术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
 术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盖茨的紧身衣关于文体关于格调关于幽闭型小说文明与反讽长虫·草帽·
 细高挑卡拉OK和驴鸣镇外国电影里的幽默电影·韭菜·旧报纸商业片与艺术片我对国产片的看法中
 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电脑特技与异化旧片重温为什么要老片新拍好人电影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有关爱
 情片《祝你平安》与音乐电视承认的勇气明星与癫狂另一种文化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电视与电脑病毒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门前空地卖唱的人们打工经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北京风情文化的园地环境问题个
 人尊严君子的尊严居住环境与尊严饮食卫生与尊严有关贫穷有关“伟大一族”有关“给点气氛”生活
 和小说苏东坡与东坡肉驴和人的新寓言愚人节有感工作与人生《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摆脱童稚状
 态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京片子与民族自尊心有关“错误的故事”洋鬼子与辜鸿铭与同性恋有关的伦
 理问题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我看文化热文化之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诚实与浮嚣迷信与邪门书生命科
 学与骗术王朔的作品盛装舞步科学与邪道男人眼中的女性美对待知识的态度有与无虚伪与毫不利己海
 明威的《老人与海》掩卷：《鱼王》读后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血统》序《私人生活》与女性文
 学从《赤彤丹朱》想到的域外杂谈·衣域外杂谈·食域外杂谈·住域外杂谈·行域外杂谈·盗贼域外
 杂谈·农场域外杂谈-中国餐馆写给新的一年（1996年）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

<<沉默的大多数>>

章节摘录

插图：沉默的大多数【一】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

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

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

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

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

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

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他是前苏联的大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

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写自己的音乐，一声也不吭。

后来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忆录，并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

据我所知，回忆录的主要内容，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

阅读那本书时，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当然，当时我在沉默中。

把这本书借给一个话语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却得不到任何的乐趣，还说这本书格调低下，气氛阴暗。

那本书里有一段讲到了苏联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们之间都不说话。

邻里之间起了争纷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别人烧水的壶里吐痰。

顺便说一句，苏联人盖过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卫生间、盥洗室和厨房，这就给吐痰提供了方便。

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像萧斯塔科维奇那样的大音乐家，戴着夹鼻眼镜，留着山羊胡子，吐起痰来一定多有不便。

可以想见，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镜，另一手护住胡子，探着头去吐。

假如就这样被人逮到揍上一顿，那就更有趣了。

其实萧斯塔科维奇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象他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哈哈大笑。

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就不笑，他以为这样吐痰动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

这使我不敢与他争辩——再争辩就要涉入某些话语的范畴，而这些话语，就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

看过《铁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奥斯卡后来改变了他的决心，也长大了。

我现在已决定了要说话，这样我就不是小奥斯卡，而是大奥斯卡。

我现在当然能同意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

不过有些事继续发生在我身边，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

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

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

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

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胎时更困难。

<<沉默的大多数>>

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

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教坏。

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

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

就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

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

“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

话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萧斯塔科维奇，他一说到思想、境界等等，我为什么就一声不吭——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从七岁开始走进教室，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

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

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

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

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

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

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

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

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

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除了怀疑话语，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铅笔。

上小学时，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

那种铅笔一毛三支，后面有橡皮头。

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但有一点香料味，诱使我接着吃。

终于把整支铅笔吃得只剩了一支铅芯，用橡皮膏缠上接着使。

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

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

这也是一个真理，但没有用话语来表达过：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

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

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

除此之外，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

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

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除此之外，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够含蓄。

而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

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

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

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

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

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沉默的大多数>>

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

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二】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

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世间，仿佛是用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

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

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得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

所以在十四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

小的时候，我们只有听人说话的份儿。

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

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

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

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

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

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分则成了黑五类。

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

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

在这方面我们毫无责任。

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该负一点欺负同学的责任。

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

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

不等我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

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

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分。

当年我就这么想，现在我也这么想：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

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

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

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

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

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

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象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

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至于话语，它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

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

【三】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

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

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

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犯之用。

<<沉默的大多数>>

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

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

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

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

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

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也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

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

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

但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

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

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

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要把世界阴的一面考虑在内。

只考虑阳的一面，结论就只能是：当年大家胡打乱闹，确实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沉默的大多数>>

编辑推荐

海报：《沉默的大多数(最新修订插图典藏版)》：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沉默的大多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